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八百五

史部

南史卷七十五

唐

李

延

壽

撰

列傳第六十五

隱逸上

陶潛

宗少文

孫測
從弟彘之

沈道虔

孔淳之

周續之

戴顓

翟法賜

雷次宗

郭希林

劉凝之

龔祈

朱百年

關康之

辛普明樓惠明

漁父

褚伯玉

顧歡

盧度

杜京產

孔道徽
剡縣小兒

京產子
栖

易有君子之道四焉語默之謂也故有入廟堂而不出
徇江湖而永歸隱避紛紜情迹萬品若道義內足希微
兩亡藏景窮巖蔽名愚谷解桎梏於仁義示形神於天
壤則名教之外別有風猷故堯封有非聖之人孔門謬
雞黍之客次則揚獨往之高節重去就之虛名或慮全

後悔事歸知殆或道有不申行吟山澤皆用宇宙而成
心借風雲以為氣求志達道未或非然故須含貞養素
文以藝業不爾則與夫樵者在山何殊異也若夫陶潛
之徒或仕不求聞退不譏俗或全身幽履服道儒門或
遁迹江湖之上或藏名巖石之下斯並向時隱淪之徒
歟今並綴緝以備隱逸篇焉又齊梁之際有釋寶誌者
雖處非顯晦而道合希夷求其行事蓋亦俗外之徒也
故附之云

陶潛字淵明或云字深明名元亮尋陽柴桑人晉大司馬侃之曾孫也少有高趣宅邊有五柳樹故嘗著五柳先生傳云先生不知何許人不詳姓字閑靜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欣然忘食性嗜酒而家貧不能恒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已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其自序如此蓋以自況時人謂

之實錄親老家貧起為州祭酒不堪吏職少日自解而歸州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資遂抱羸疾江州刺史檀道濟往候之偃臥瘠餒有日矣道濟謂曰夫賢者處世天下無道則隱有道則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對曰潛也何敢望賢志不及也道濟饋以梁肉麾而去之後為鎮軍建威參軍謂親朋曰聊欲絃歌以為三徑之資可乎執事者聞之以為彭澤令不以家累自隨送一力給其子書曰汝旦夕之費自給為難今遣此力

助汝薪水之勞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公田悉令吏種
秣稻妻子固請種粳乃使二頃五十畝種秣五十畝種
粳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我不能為
五米斗折腰向鄉里小人即日解印綬去職賦歸去來
以遂其志曰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既自以心為
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
迷塗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舟遙遙以輕颺風飄飄而
吹衣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乃瞻衡宇載欣載

奔僮僕歡迎弱子候門三徑就荒松菊猶存攜幼入室
有酒盈樽引壺觴而自酌盼庭柯以怡顏倚南牕而寄
傲審容膝之易安園日涉而成趣門雖設而常關策扶
老以流態時矯首而遐觀雲無心以出岫鳥勸飛而知
還景翳翳其將入撫孤松而盤桓歸去來兮請息交而
絕遊世與我而相遺復駕言兮焉求悅親戚之情話樂
琴書以消憂農人告余以春及將有事於西疇或命巾
車或棹扁舟既窈窕以窮壑亦崎嶇而經丘木欣欣以

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已
矣乎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胡為遑遑欲
何之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
而芸耔登東臯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聊乘化以歸盡
樂夫天命復奚疑義熙末徵為著作佐郎不就江州刺
史王弘欲識之不能致也潛嘗往廬山弘令潛故人龐
通之齋酒具於半道栗里要之潛有脚疾使一門生二
兒舉籃輦及至欣然便共飲酌俄頃弘至亦無忤也先

是顏延之為劉柳後軍功曹在尋陽與潛情款後為始
安郡經過潛每往必酣飲至醉弘欲要延之一坐彌日
不得延之臨去留二萬錢與潛潛悉送酒家稍就取酒
嘗九月九日無酒出宅邊菊叢中坐久之逢弘送酒至
即便就酌醉而後歸潛不解音聲而畜素琴一張每有
酒適輒撫弄以寄其意貴賤造之者有酒輒設潛若先
醉便語客我醉欲眠卿可去其真率如此郡將候潛逢
其酒熟取頭上葛巾漉酒畢還復著之潛弱年薄宦不

絮去就之迹自以曾祖晉世宰輔恥復屈身後代自宋
武帝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所著文章皆題其年月義熙
以前明書晉氏年號自永初以來唯云甲子而已與子
書以言其志并為訓戒曰吾年過五十而窮苦荼毒性
剛才拙與物多忤自量為已必貽俗患傴俛辭世使汝
幼而飢寒耳常感孺仲賢妻之言敗絮自擁何慙兒子
此既一事矣但恨隣靡二仲室無萊婦抱茲苦心良獨
罔罔少來好書偶愛閑情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見樹

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復歡爾有喜嘗言五六月北窻下
臥遇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意淺識陋日月遂往
疾患以來漸就衰損親舊不遺每有藥石見救自恐大
分將有限也汝輩幼小家貧無役柴水之勞何時可免
念之在心若何可言然雖不同生當思四海皆兄弟之
義鮑叔敬仲分財無猜歸生伍舉班荆道舊遂能以敗
為成因喪立功佗人尚爾况共父之人哉潁川韓元長
漢末名士身處卿佐八十而終兄弟同居至於沒齒濟

北汜幼春晉時操行人也七世同財家人無怨色詩云
高山景行汝其慎哉又為命子詩以貽之元嘉四年將
復徵命會卒世號靖節先生其妻翟氏志趣亦同能安
苦節夫耕於前妻鋤於後云

宗少文南陽涅陽人也祖承宜都太守父繇之湘鄉令
母同郡師氏聰辯有學義教授諸子少文善居喪為鄉
閭所稱宋武帝既誅劉毅領荊州問毅府諮議參軍申
永曰今日何施而可永曰除其宿釁倍其惠澤貫敘門

次顯擢才能如此而已武帝納之乃辟少文為主簿不起問其故答曰栖丘飲谷三十餘年武帝善其對而止少文妙善琴書圖畫精於言理每游山水往輒忘歸征西長史王敬弘每從之未嘗不彌日也乃下入廬山就釋慧遠考尋文義兄臧為南平太守逼與俱還乃於江陵三湖立宅閑居無事武帝召為太尉行參軍驃騎道憐命為記室參軍並不就二兄早卒孤累甚多家貧無以相贍頗營稼穡人有餉饋並受之武帝敕南郡長給

吏役又數致餼賚後子弟從仕乃悉不復受武帝開府
辟召下書召少文與鴈門周續之並為太尉掾皆不起
宋受禪及元嘉中頻徵並不應妻羅氏亦有高情與少
文協趣羅氏沒少文哀之過甚既乃悲情頓釋謂沙門
釋慧堅曰死生之分未易可達三復至教方能遣哀衡
陽王義季為荊州親至其室與之歡宴命為諮議參軍
不起好山水愛遠遊西陟荆巫南登衡岳因結宇衡山
欲懷尚平之志有疾還江陵歎曰老疾俱至名山恐難

徧觀唯澄懷觀道臥以游之凡所游履皆圖之於室謂
之撫琴動操欲令衆山皆響古有金石弄為諸桓所重
桓氏亡其聲遂絕唯少文傳焉文帝遣樂師楊觀就受
之少文孫測亦有祖風

測字敬微一字茂深家居江陵少靜退不樂人間歎曰
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先哲以為美談余竊有感誠不
能潛感地金冥致江鯉但當用天之道分地之利孰能
食人厚祿憂人重事乎齊驃騎豫章王嶷徵為參軍不

起測答府云何為謬傷海鳥橫斤山木母喪身自負土
植松栢嶷復遣書請之辟為參軍測答曰性同鱗羽愛
止山壑眷戀松雲輕迷人路縱宕巖流有若狂者忽不
知老至而今鬢已白豈容課虛責有限魚鳥慕哉永明
三年詔徵太子舍人不就欲游名山乃寫祖少文所作
尚子平圖於壁上測長子賓宦在都知父此旨便求祿
還為南郡丞付以家事刺史安陸王子敬長史劉寅以
下皆贈送之測無所受齋老子莊子二書自隨子孫拜

辭悲泣測長嘯不視遂往廬山止祖少文舊宅魚復侯
子響為江州厚遣贈遺測曰少有狂疾尋山採藥遠來
至此量腹而進松木度形而衣薜蘿淡然已足豈容當
此橫施子響命駕造之測不見後子響不告而來奄至
所住測不得已巾褐對之竟不交言子響不悅而退侍
中王秀之彌所欽慕乃令陸探微畫其形與已相對又
貽書曰昔人有圖畫僑札輕以自方耳王儉亦雅重之
贈以蒲褥筍席頃之測送弟喪還西仍留舊宅永業寺

絕賓友唯與同志庾易劉虬宗人尚之等往來講說荆
州刺史隨王子隆至遣別駕宗忻口致勞問測笑曰貴
賤理隔何以及此竟不答建武二年徵為司徒主簿不
就卒測善畫自圖阮籍遇蘇門於行鄆上坐臥對之又
畫永業佛影臺皆為妙作好音律善易老續皇甫謐高
士傳三卷嘗游衡山七嶺著衡山廬山記尚之字敬之
亦好山澤徵辟一無所就以壽終

或之字叔粲少文從父弟也早孤事兄恭謹家貧好學

雖文義不逮少文而真澹過之徵辟一無所就宋元嘉
初大使陸子真觀採風俗三詣或之每辭疾不見告人
曰我布衣草菜之人少長壟畝何宜枉軒冕之客子真
還表薦之又不就徵卒於家

沈道虔吳興武康人也少仁愛好老易居縣北石山下
孫恩亂後飢荒縣令庾肅之迎出縣南廢頭里為立宅
臨溪有山水之玩時復還石山精廬與諸孤兄子共釜
庾之資困不改節受琴於戴逵王敬弘深貴重之郡州

府凡十二命皆不就有人竊其園菜者外還見之乃自
逃隱待竊者去後乃出人又拔其屋後大筍令人止之
曰惜此筍欲令成林更有佳者相與乃令人買大筍送
與之盜者慙不取道虔使置其門內而還常以捃拾自
資同捃者或爭樾道虔諫之不止悉以其所得與之爭
者愧慙後每事輒云勿令居士知冬月無複衣戴顓聞
而迎之為作衣服并與錢一萬及還分身上衣及錢悉
供諸兄弟子無衣者鄉里少年相率受學道虔常無食

以立學徒武康令孔欣之厚相資給受業者咸得有成
宋文帝聞之遣使存問賜錢三萬米二百斛悉供孤兄
子嫁娶徵負外散騎侍郎不就累世事佛推父祖舊宅
為寺至四月八日每請像請像之日輒舉家感慟焉道
虔年老菜食恒無經日之資而琴書為樂孜孜不倦文
帝敕郡縣使隨時資給卒子慧鋒修父業不就州辟

孔淳之字彥深魯人也祖愔尚書祠部郎父粲祕書監
徵不就淳之少有高尚愛好墳籍為太原王恭所稱居

會稽剡縣性好山水每有所游必窮其幽峻或旬日忘歸嘗游山遇沙門釋法崇因留共止遂停三載法崇歎曰緬息人外三十年矣今乃傾蓋于茲不覺老之將至也及溥之還乃不告以姓除著作佐郎太尉參軍並不就居喪至孝廬于墓側服闋與徵士戴顓王弘之及王敬弘等共為人外之游又申以婚姻敬弘以女適溥之子尚遂以烏羊繫所乘車轅提壺為禮至則盡歡共飲迄暮而歸或怪其如此答曰固亦農夫田父之禮也會

稽太守謝方明苦要之不能致使謂曰苟不入吾郡何
為入吾郭溥之笑曰潛游者不識其水巢栖者非辯其
林飛沈所至何問其主終不肯往茅室蓬戶庭草蕪徑
唯牀上有數帙書元嘉初復徵為散騎侍郎乃逃于上
虞縣界家人莫知所在弟默之為廣州刺史出都與別
司徒王弘要溥之集冶城即日命駕東歸遂不顧也元
嘉七年卒默之儒學注穀梁春秋默之子熙先事在范

曄傳

周續之字道祖鴈門廣武人也其先過江居豫章建昌縣續之八歲喪母哀戚過於成人奉兄如事父豫章太守范甯於郡立學招集生徒遠方至者甚衆續之年十二詣甯受業居學數年通五經五緯號曰十經名冠同門稱為顏子既而閑居讀老易入廬山事沙門釋慧遠時彭城劉遺人遁迹廬山陶深明亦不應徵命謂之尋陽三隱劉毅鎮姑熟命為撫軍參軍徵太學博士並不就江州刺史每相招請續之不尚峻節頗從之游常以

嵇康高士傳得出處之美因為之注武帝北討世子居
守迎續之館於安樂寺延入講禮月餘復還山江州刺
史劉柳薦之武帝俄辟太尉掾不就武帝北伐還鎮彭
城遣使迎之禮賜甚厚每曰真高士也尋復南還武帝
踐阼復召之上為開館東郭外招集生徒乘輿降幸并
見諸生問續之禮記傲不可長與我九齡射於矍圃之
義辯析精奧稱為名通續之素患風痺不復堪講乃移
病鍾山景平元年卒通毛詩六義及禮論注公羊傳於

世無子兄子景遠有續之風

戴顓字仲若譙郡銍人也父達兄勃並隱遯有高名顓十六遭父憂幾於毀滅因此長抱羸患以父不仕復修其業父善琴書顓並傳之凡諸音律皆能揮手會稽剡縣多名山故世居剡下顓及兄勃並受琴於父父沒所傳之聲不忍復奏各造新弄勃制五部顓制十五部顓又制長弄一部並傳於世中書令王綏嘗攜客造之勃等方進豆粥綏曰聞卿善琴試欲一聽不答綏恨而去

桐廬縣又多名山兄弟復共游之因留居止勃疾患醫藥不給顥謂勃曰顥隨兄得閑非有心於語默兄今疾篤無可營療顥當干祿以自濟耳乃求海虞令事垂行而勃卒乃止桐廬僻遠難以養疾及出居吳下吳下士人共為築室聚石引水植林開澗少時繁密有若自然乃述莊周大旨著逍遙論禮記中庸篇三吳將守及郡內衣冠要其同游野澤堪行便去不為矯介衆論以此多之宋國初建元嘉中徵並不就衡陽王義季鎮京口

長史張邵與顥姻通迎來止黃鵠山山北有竹林精舍
林澗甚美顥憩于此澗義季亟從之游顥服其野服不
改常度為義季鼓琴並新聲變曲其三調游弦廣陵止
息之流皆與世異文帝每欲見之嘗謂黃門侍郎張敷
曰吾東巡之日當宴戴公山下也以其好音長給正聲
伎一部顥合何嘗白鵠二聲以為一調號為清曠自漢
世始有佛像形制未工遼特善其事顥亦參焉宋世子
鑄丈六銅像於瓦官寺既成面恨瘦工人不能改乃迎

顓看之顓曰非面瘦乃臂胛肥耳及減臂胛瘦患即除
無不歎服十八年卒無子景陽山成顓已亡矣上歎曰
恨不得使戴顓觀之

翟法賜尋陽柴桑人也曾祖湯祖莊父矯並高尚不仕
逃避徵辟法賜少守家業立室廬山頂喪親後便不復
還家不食五穀以獸皮及結草為衣雖鄉親中表莫得
見焉徵辟一無所就後家人至石室尋求因復遠徙違
避徵聘遁跡幽深卒於巖石間

雷次宗字仲倫豫章南昌人也少入廬山事沙門釋慧
遠篤志好學尤明三禮毛詩隱退不受徵辟宋元嘉十
五年徵至都開館於雞籠山聚徒教授置生百餘人會
稽朱膺之潁川庾蔚之並以儒學總監諸生時國子學
未立上留意藝文使丹陽尹何尚之立玄學太子率更
令何承天立史學司徒參軍謝玄立文學凡四學並建
車駕數至次宗館資給甚厚久之還廬山公卿以下並
設祖道後又徵詣都為築室於鍾山西巖下謂之招隱

館使為皇太子諸王講喪服經次宗不入公門乃使自
華林東門入延賢堂就業二十五年卒于鍾山子肅之
頗傳其業

郭希林武昌人也曾祖翻晉世高尚不仕希林少守家
業徵召一無所就卒子蒙亦隱居不仕

劉凝之字隱安小名長生南郡枝江人也父期公衡陽
太守兄盛公高尚不仕凝之慕老萊巖子陵為人推家
財與弟及兄子立屋於野外非其力不食州里重其行

辟召一無所就妻梁州刺史郭銓女也遣送豐麗凝之
悉散之屬親妻亦能不慕榮華與凝之共居儉苦夫妻
共乘蒲笨車入市賣易周用之外輒以施人為村里所
誣一年三輸公調求輒與之又嘗認其所著履笑曰僕
著已敗今家中覓新者備君此人後田中得所失履送
還不肯復取臨川王義慶衡陽王義季鎮江陵並遣使
存問凝之答書曰頓首稱僕不為百姓禮人或譏焉凝
之曰昔老萊向楚王稱僕嚴陵亦抗禮光武未聞巢許

稱臣堯舜時戴顓與衡陽王義季書亦稱僕荊州年饑
義季慮凝之餒斃餉錢十萬凝之大喜將錢至市門觀
有飢色者悉分與之俄頃立盡性好山水一旦攜妻子
泛江湖隱居衡山之陽登高嶺絕人迹為小屋居之採
藥服食妻子皆從其志卒年五十九

龔祈字蓋道武陵漢壽人也從祖玄之父黎人並不應
徵辟祈風姿端雅容止可觀中書郎范曄見之歎曰此
荆楚之僊人也自少及長徵辟一無所就時或賦詩而

言不及世事卒年四十二

朱百年會稽山陰人也祖凱之晉左衛將軍父濤揚州主簿百年少有高情親亡服闋攜妻孔氏入會稽南山伐蕪採若為業以蕪若置道頭輒為行人所取明旦已復如此人稍怪之積久方知是朱隱士所賣須者隨其所堪多少留錢取蕪若而去或遇寒雪蕪若不售無以自資輒自榜船送妻還孔氏天晴迎之有時出山陰為妻買繒采五三尺好飲酒遇醉或失之頗言玄理時為

詩詠往往有高勝之言隱迹避人唯與同縣孔顛友善
顛亦嗜酒相得輒酣對盡歡百年室家素貧母以冬月
亡衣並無絮自此不衣緜帛嘗寒時就顛宿衣悉袂布
飲酒醉眠顛以臥具覆之百年不覺也既覺引臥具去
體謂顛曰縣定竒溫因流涕悲慟顛亦為之傷感除太
子舍人不就顏峻為東陽州發教餉百年穀五百斛不
受時山陰又有寒人姚吟亦有高趣為衣冠所重峻餉
吟米二百斛吟亦辭之百年卒山中蔡興宗為會稽太

守餉百年妻米百斛百年妻遣婢詣郡門奉辭固讓時
人美之以比梁鴻妻

關康之字伯愉河東楊人也世居京口寓居南平昌少
而篤學姿狀豐偉下邳趙繹以文義見稱康之與友善
特進顏延之等當時名士十許人入山候之見其散髮
被黃布帔席松葉枕一塊白石而臥了不相盼延之等
咨嗟而退不敢干也晉陵顧悅之難王弼易義四十餘
條康之申王難顧遠有情理又為毛詩義經籍疑滯多

所論釋嘗就沙門支僧納學算妙盡其能徵辟一無所就棄絕人事守志閑居弟雙之為臧質車騎參軍與質俱下至赭圻病卒瘞於水濱康之時得病小差牽以迎喪因得虛勞病寢頓二十餘年時有閒日輒臥論文義宋孝武即位遣大使巡行天下使反薦康之宜加徵聘不見省康之性清約獨處一室希與妻子相見不通賓客弟子以業傳受尤善左氏春秋齊高帝為領軍時素好此學送本與康之康之手自點定又造禮論十卷高

帝絕賞愛之及崩遺詔以入玄宮康之以宋明帝太始初與平原明僧紹俱徵辭以疾時又有河南辛普明東陽樓惠明皆以篤行聞普明字文達少就康之受業至性過人居貧與兄共處一帳兄亡仍帳施靈蚊甚多通夕不得寢而終不道侵螫僑居會稽會稽士子高其行當葬兄皆送金為贈後至者不復受人問其故答曰本以兄墓不周故不逆親友之意今實已足豈可利亡者餘贈邪齊豫章王嶷為揚州徵為議曹從事不就惠明

字智遠立性貞固有道術居金華山舊多毒害自惠明
居之無復辛螫之苦藏名匿迹人莫之知宋明帝召不
至齊高帝徵又不至文惠太子在東宮苦延方至仍又
辭歸俄自金華輕棹西下及就路回之豐安旬日之間
唐寓之祇賊入城塗地唯豐安獨全時人以為有先覺
齊武帝敕為立館

漁父者不知姓名亦不知何許人也太康孫緬為尋陽
太守落日逍遙渚際見一輕舟陵波隱顯俄而漁父至

神韻蕭灑垂綸長嘯緬甚異之乃問有魚賣乎漁父笑而答曰其釣非釣寧賣魚者邪緬益怪焉遂褰裳涉水謂曰竊觀先生有道者也終朝鼓枻良亦勞止吾聞黃金白璧重利也駟馬高蓋榮勢也今方王道文明守在海外隱鱗之士靡然向風子胡不贊緝熙之美何晦用其若是也漁父曰僕山海狂人不達世務未辯賤貧無論榮貴乃歌曰竹竿籬籬河水泚泚相忘為樂貪餌吞鉤非夷非惠聊以忘憂於是攸然鼓棹而去緬字伯緒

太子僕興曾之子也有學義宋明帝甚知之位尚書左丞東中郎司馬

褚伯玉字元璩吳郡錢塘人也高祖舍始平太守父邊征虜參軍伯玉少有隱操寡慾年十八父為之昏婦入前門伯玉從後門出遂往剡居瀑布山性耐寒暑時人比之王仲都在山三十餘年隔絕人物王僧達為吳郡苦禮致之伯玉不得已停郡信宿纔交數言而退寧朔將軍丘珍孫與僧達書曰聞褚先生出居貴館此子滅

景雲棲不事王侯抗高木食有年載矣自非折節好賢
何以致之昔文舉棲冶城安道入昌門於茲而三馬却
粒之士食霞之人乃可斲致不宜久羈君當思遂其高
步成其羽化望其還策之日斲紆清塵亦願助為譬說
僧達答曰褚先生從白雲游舊矣古之逸人或留慮兒
女或使華陰成市而此子索然唯朋松石介於孤峯絕
嶺者積數十載近故要其來此冀慰日夜比談討芝桂
借訪荔蘿若已窺煙液臨滄洲矣知君欲見之輒當申

譬宋孝建二年散騎常侍樂詢行風俗表薦伯玉加徵
聘本州議曹從事不就齊高帝即位手詔吳會二郡以
禮迎遣又辭疾上不欲違其志敕於剡白石山立太平
館居之建元元年卒年八十六伯玉常居一樓上仍葬
樓所孔珪從其受道法為於館側立碑

顧歡字景怡一字玄平吳興鹽官人也家世寒賤父祖
並為農夫歡獨好學年六七歲知推六甲家貧父使田
中驅雀歡作黃雀賦而歸雀食稻過半父怒欲撻之見

賦乃止鄉中有學舍歡貧無以受業於舍壁後倚聽無遺忘者夕則然松節讀書或然糠自照及長篤志不倦聞吳興東遷邵玄之能傳五經文句假為書師從之受業同郡顧顛之臨縣見而異之遣諸子與游及孫憲之竝受經焉年二十餘更從豫章雷次宗諮玄儒諸義母亡水漿不入口六七日廬于墓次遂隱不仕於剡天台山開館聚徒受業者常近百人歡早孤讀詩至哀哀父母輒執書慟泣由是受學者廢蓼莪篇不復講焉晚節

服食不與人通每旦出戶山鳥集其掌取食好黃老通
解陰陽書為數術多効驗初以元嘉中出都寄住東府
忽題柱云三十年二月二十一日因東歸後元凶弑逆
是其年月日也弟子鮑靈綬門前有一株樹大十餘圍
上有精魅數見影歡印樹樹即枯死山陰白石村多邪
病村人告訴求哀歡往村中為講老子規地作獄有頃
見狐狸黿鼉自入獄中者甚多即命殺之病者皆愈又
有病邪者問歡歡曰家有何書答曰唯有孝經而已歡

曰可取仲尼居置病人枕邊恭敬之自差也而後病者果愈後人問其故答曰善禳惡正勝邪此病者所以差也齊高帝輔政徵為揚州主簿及踐阼乃至稱山谷臣顧歡上表進政綱一卷時負外郎劉思效表陳讜言優詔並稱美之歡東歸上賜麈尾素琴永明元年詔徵為太學博士同郡顧黯為散騎侍郎黯字長孺有隱操與歡不就徵會稽孔珪嘗登嶺尋歡共談四本歡曰蘭石危而密宣國安而疎士季似而非公深謬而是總而言

之其失則同曲而辯之其塗則異何者同昧其本而競
談其末猶未識辰緯而意斷南北羣迷暗爭失得無準
情長則申意短則屈所以四本並通莫能相塞夫中理
唯一豈容有二四本無正失中故也於是著三名論以
正之尚書劉澄臨川王常侍朱廣之並立論難與之往
復而廣之才理尤精詣也廣之字處深吳郡錢塘人也
善清言初歡以佛道二家教異學者互相非毀乃著夷
夏論曰夫辯是與非宜據聖典道經云老子入關之天

竺維衛國國王夫人名曰淨妙老子因其晝寢乘日精
入淨妙口中後年四月八日夜半時剖右腋而生墜地
即行七步於是佛道興焉此出玄妙內篇佛經云釋迦
成佛有塵劫之數出法華無量壽或為國師道士儒林
之宗出瑞應本起歡論之曰五帝三皇不聞有佛國師
道士無過老莊儒林之宗孰出周孔若孔老非聖誰則
當之然二經所說如合符契道則佛也佛則道也其聖
則符其跡則反或和光以明近或曜靈以示遠道濟天

下故無方而不入智周萬物故無物而不為其入不同
其為必異各成其性不易其事是以端委搢紳諸華之
容剪髮曠衣羣夷之服擊跽罄折侯甸之恭狐蹲狗踞
荒流之肅棺殯擲葬中夏之風火焚水沈西戎之俗全
形守禮繼善之教毀貌易性絕惡之學豈伊同人爰及
異物鳥王獸長往往是佛無窮世界聖人代興或昭五
典或布三乘在鳥而鳥鳴在獸而獸吼教華而華言化
夷而夷語耳雖舟車均於致遠而有川陸之節佛道齊

乎達化而有夷夏之別若謂其致既均其法可換者而車可涉川舟可行陸乎今以中夏之性効西戎之法既不全同又不全異下育妻孥上絕宗祀嗜欲之物皆以禮伸孝敬之典獨以法屈悖禮犯順曾莫之覺弱喪忘歸孰識其舊且理之可貴者道也事之可賤者俗也捨華効夷義將安取若以道邪道固符合矣若以俗邪俗則大乖矣屢見刻舷沙門守株道士交諍小大互相彈射或域道以為兩或混俗以為一是牽異以為同破同

以為異則乖爭之由淆亂之本也尋聖道雖同而法有
左右始乎無端終乎無末泥洹仙化各是一術佛號正
真道稱正一一歸無死真會無生在名則反在實則合
但無生之教賒無死之化切切法可以進謙弱賒法可
以退夸強佛教文而博道教質而精精非麤人所信博
非精人所能佛言華而引道言實而抑抑則明者獨進
引則昧者競前佛經繁而顯道經簡而幽幽則妙門難
見顯則正路易遵此二法之辯也聖匠無心方圓有體

器既殊用教亦易施佛是破惡之方道是興善之術興善則自然為高破惡則勇猛為貴佛跡光大宜以化物道跡密微利用為己優劣之分大畧在茲夫蹲夷之儀婁羅之辯各出彼俗自相聆解猶蟲躍鳥聒何足述効歡雖同二法而意黨道教宋司徒素粲託為道人通公駁之其畧曰白日停光恒星隱照誕降之應事在老先似非入關方昭斯瑞又西域之記佛經之說俗以膝行為禮不慕蹲坐為恭道以三遠為虔不尚踞傲為肅豈

專戎土爰亦茲方襄童謁帝膝行而進趙王見周三環
而止今佛法垂化或因或革清信之士容衣不改息心
之人服貌必變變本從道不遵彼俗俗風自殊無患其
亂孔老釋迦其人或同觀方設教其道必異孔老教俗
為本釋氏出世為宗發軔既殊其歸亦異又仙化以變
形為上泥洹以陶神為先變形者白首還緇而未能無
死陶神者使塵惑日損湛然常存泥洹之道無死之地
乖詭若此何謂其同歡答曰案道經之作著自西周佛

經之來始乎東漢年踰八百代懸數十若謂黃老雖久而濫在釋前是呂尚盜陳恒之齊劉季竊王莽之漢也又夷俗長跽法與華異翹左跂右全是蹲踞故周公禁之於前仲尼誡之於後又佛起於戎豈非戎俗素惡邪道出於華豈非華風本善邪今華風既變惡同戎狄佛來破之良有以矣佛道實貴故戒業可遵戎俗實賤故言貌可棄今諸華士女氏族弗革而露首偏踞濫用夷禮又若觀風流教其道必異佛非東華之道道非西夷

之法魚鳥異川永不相關安得老釋二教交行八表今
佛既東流道亦西邁故知俗有精麤教有文質然則道
教執本以領末佛教救末以存本請問所歸異在何許
若以翦落為異則胥靡翦落矣若以立像為異則俗巫
立像矣此非所歸歸在常住常住之象常道孰異神仙
有死權便之說神仙是大化之總稱非窮妙之至名至
名無名其有者二十七品仙變成真真變成神或謂之
聖各有九品品極則入空寂無為無名若服食茹芝延

壽萬億壽盡則死藥極則枯此修考之士非神仙之流也明僧紹正二教論以為佛明其宗老全其生守生者蔽明宗者通今道家稱長生不死名補天曹大乖老莊立言本理文惠太子竟陵王子良並好釋法吳興孟景翼為道士太子召入玄圃衆僧大會子良使景翼禮佛景翼不肯子良送十地經與之景翼造正一論大畧曰寶積云佛以一音廣說法老子云聖人抱一以為天下式一之為妙空玄絕於有境神化瞻於無窮為萬物而

無為處一數而無數莫之能名強號為一在佛曰實相
在道曰玄牝道之大象即佛之法身以不守之守守法
身以不執之執執大象但物有八萬四千行說有八萬
四千法法乃至於無數行亦達於無央等級隨緣須導
歸一歸一曰回向向正即無邪邪觀既遣億善日新三
五四六隨用而施獨立不改絕學無憂曠劫諸聖共遵
斯一老釋未始於嘗分迷者分之而未合億善徧修修
徧成聖雖十號千稱終不能盡終不能盡豈可思議司

徒從事中郎張翮作門律云道之與佛遙極無二吾見
道士與道人戰儒墨道人與道士辨是非昔有鴻飛天
首積遠難亮越人以為鳧楚人以為乙人自楚越鴻常
一耳以示太子僕周顥顥難之曰虛無法性其寂雖同
位寂之方其旨則別論所謂逗極無二者為逗極於虛
無當無二於法性邪足下所宗之本一物為鴻乙耳驅
馳佛道無免二末未知高鑒緣何識本輕而宗之其有
旨乎往復文多不載歡口不辯善於著論又注王弼易

二繫學者傳之知將終賦詩言志曰五塗無恒宅三清
有常舍精氣因天行游魂隨物化鵬鷗適大海蜩鳩之
桑柘達生任去留善死均日夜委命安所乘何方不可
駕翹心企前覺融然從此謝自剋死日自擇葬時卒於
剡山時年六十四身體香軟道家謂之屍解仙化焉還
葬舊墓木連理主墓側縣令江山圖表狀武帝詔歡諸
子撰歡文議三十卷又始興人盧度字孝章亦有道術
少隨張永北侵魏永敗魏人追急阻淮水不得過度心

誓曰若得免死從今不復殺生須臾見兩楯流來接之
得過然後隱居廬陵西昌三顧山鳥獸隨之夜有鹿觸
其壁度曰汝壞我壁鹿應聲去屋前有池養魚皆名呼
之次第來取食乃去逆知死年月與親友別永明末以
壽終

杜京產字景齊吳郡錢塘人也祖運劉毅衛軍參軍父
道鞠州從事善彈碁京產少恬靜閑意榮宦頗涉文義
專修黃老會稽孔顛清剛有峻節一見而為款交郡命

主簿州辟從事稱疾去與同郡顧歡同契始寧東山開
舍授學齊建元中武陵王暉為會稽齊高帝遣儒士劉
瓛入東為暉講瓛故往與之游曰杜生當今之臺尚也
京產請瓛至山舍講書傾資供待子栖躬自屣履為瓛
生徒下食孔珪周顥謝瀹並致書以通殷勤永明十年
珪及光祿大夫陸澄祠部尚書虞棕太子右率沈約司
徒右長史張融表薦京產徵為奉朝請不至於會稽日
門山聚徒教授建武初徵負外散騎侍郎京產曰莊生

持釣豈為白璧所回辭疾不就卒會稽山陰人孔道徽
守志業不仕與京產友善道徽父祐至行通神隱於四
明山嘗見山谷中有數百斛錢視之如瓦石不異採樵
者競取入手即成沙礫曾有鹿中箭來投祐祐為之養
創愈然後去太守王僧虔與張緒書曰孔祐敬康曾孫
也行動幽祇德標松桂引為主簿遂不可屈此古之遺
德也道徽少厲高行能世其家風隱居南山終身不窺
都邑豫章王嶷為揚州辟西曹書佐不至鄉里宗慕之

道徽兄子總有操行遇飢寒不可得衣食縣令吳興丘仲孚薦之除竟陵王侍郎竟不至永明中會稽鍾山有人姓蔡不知名隱山中養鼠數千頭呼來即來遣去即去言語狂易時謂之謫仙不知所終京產高祖子恭以來及子栖世傳五斗米道不替栖字孟山善清言能彈琴刺史齊豫章王嶷聞其名辟議曹從事仍轉西曹書佐竟陵王子良數致禮接國子祭酒何胤掌禮又重栖以為學士掌昏冠儀以父老歸養栖肥白長壯及京產

病旬日間便皮骨自支京產亡水漿不入口七日晨夜
不罷哭不食鹽菜每營買祭奠身自看視號泣不自持
朔望節歲絕而復續嘔血數升時何胤謝朓並隱東山
遺書敦譬誠以毀滅至祥禫暮夢見其父慟哭而絕初
胤兄點見栖霞曰卿風韻如此雖獲嘉譽不永年矣卒
時年三十六當時咸嗟惜焉建武二年剡縣有小兒年
八歲與母俱得赤班病母死家人以小兒猶惡不令其
知小兒疑之問云母嘗數問我病昨來覺聲羸今不復

問何也因自投下牀扶匐至母尸側頓絕而死鄉隣告
之縣令宗善才求表廬事竟不行

南史卷七十五

南史卷七十五考證

宗測傳荊州刺史隨王子隆至遣別駕宗忻口致勞問
○忻一本作昕

宗或之傳宋元嘉初大使陸子真觀採風俗○真監本
作貞令从閣本

沈道虔傳道虔常無食以立學徒武康令孔欣之厚相
資給受業者咸得有成○監本脫者字令从閣本增
入

孔淳之傳祖悛尚書祠部郎○悛一本作琰

關康之傳河東揚人也○揚監本訛揚令改正

蚊甚多通夕不得寢而終不道侵蝨○道監本訛間令

改从閣本

顧歡傳司徒從事中郎張翮作門律○翮南本作融

南史卷七十五考證

謹案卷七十五第十二頁後六行時彭城劉遺人
遁迹廬山陶深明亦不應徵命按遺人即遺民
深明即淵明唐人避諱改此二字今仍舊



總校官庶吉士 臣 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 臣 蕭九成

謄錄監生 臣 王元勛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南史卷七十六

詳校官內閣侍讀孫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八百六

史部

南史卷七十六

唐

李

延

壽

撰

陳列傳第六十六

隱逸下

臧榮緒

吳苞

趙僧巖

蔡蒼

孔嗣之

徐伯珍

婁幼瑜

沈麟士

阮孝緒

鄧郁

陶弘景

釋實誌

諸葛璩

劉慧斐

兄慧鏡

慧鏡子曇淨

范元琰

庾詵

張孝秀

庾承先

馬樞

臧榮緒東莞莒人也祖奉先建陵令父庸人國子助教榮緒幼孤躬自灌園以供祭祀母喪後乃著嫡寢論掃灑堂宇置筵席朔望輒拜薦焉甘珍未嘗先食純篤好學括東西晉爲一書紀錄志傳百一十卷隱居京口教授齊高帝爲揚州刺史徵榮緒爲主簿不到建元中司

徒褚彥回啓高帝稱述其美以置祕閣榮緒惇愛五經
謂人曰昔呂尚奉丹書武王致齋降位李釋教誠並有
禮敬之儀因甄明至道乃著拜五經序論常以宣尼庚
子日生其日陳五經拜之自號披褐先生又以飲酒亂
德言常爲誠永明六年卒初榮緒與關康之俱隱在京
口時號爲二隱

吳苞字天蓋一字懷德濮陽鄆城人也儒學善三禮及
老莊宋太始中過江聚徒教學冠黃葛巾竹麈尾蔬食

二十餘年與劉瓛俱於褚彥回宅講授瓛講禮苞講論
語孝經諸生朝聽瓛晚聽苞也齊隆昌元年徵爲大學
博士不就始安王遙光及江祏徐孝嗣共爲立館於鍾
山下教授朝士多到門焉當時稱其儒者自劉瓛以後
聚徒講授唯苞一人而已以壽終時有趙僧巖蔡蒼皆
有景行慕苞爲人僧巖北海人寥廓無常人不能測與
劉善明友善明爲青州欲舉爲秀才大驚拂衣而去後
忽爲沙門栖遲山谷常以一壺自隨一旦謂弟子曰吾

今夕當死壺中大錢一千以通九泉之路臘燭一挺以
照七尺之尸至夜而亡時人以爲知命蔡蒼字休明陳
留人清抗不與俗人交李樞謂江斆曰古人稱安貧清
白曰夷涅而不緇曰白至如蔡休明者可不謂之夷白
乎又有魯國孔嗣之字敬伯宋時與齊高帝俱爲中書
舍人並非所好自廬江郡守去官隱居鍾山朝廷以爲
大中大夫卒

徐伯珍字文楚東陽太末人也祖父竝郡掾史伯珍少

孤貧學書無紙常以竹箭若葉甘蔗及地上學書山水
暴出漂溺宅舍村鄰皆奔走伯珍累牀而坐誦書不輟
叔父璠之與顏延之友善還袪蒙山立精舍講授伯珍
往從學積十年究尋經史游學者多依之太守琅邪王
曇生吳郡張淹並加禮辟伯珍應召便退如此者凡十
二焉徵士沈儼造膝談論申以素交吳郡顧歡摘出尚
書滯義伯珍訓答甚有條理儒者宗之好釋氏老莊兼
明道術歲嘗旱伯珍筮之如期而雨舉動有禮過曲木

之下趨而避之早喪妻晚不復重娶自比曾參宅南九里有高山班固謂之九巖山後漢龍丘萇隱處也山多龍鬚檉柏望之五采世呼爲婦人巖二年伯珍移居之階戶之間木生皆連理門前生梓樹一年便合抱館東石壁夜忽有赤光洞然俄爾而滅白雀一雙棲其戶牖論者以爲隱德之感焉刺史豫章王辟議曹從事不就家甚貧窶弟兄四人皆白首相對時人呼爲四皓建武四年卒年八十四受業生凡千餘人伯珍同郡婁幼瑜

字季亦聚徒教授不應徵辟彌爲臨川王暎所賞異著禮裙遺三十卷

沈麟士字雲禎吳興武康人也祖膺期晉太中大夫父虔之宋樂安令麟士幼而俊敏年七歲聽叔父岳言立賓散言無所遺失岳撫其肩曰若斯文不絕其在爾乎及長博通經史有高尚之心親亡居喪盡禮服闋忌日輒流淚彌旬居貧織簾誦書口手不息鄉里號爲織簾先生嘗爲人作竹誤傷手便流淚而還同作者謂曰此

不足損何至涕零答曰此本不痛但遺體毀傷感而悲耳嘗行路隣人認其所著屐麟士曰是卿屐邪即跣而反隣人得屐送前者還之麟士曰非卿屐邪笑而受之宋元嘉末文帝令僕射何尚之抄撰五經訪舉學士縣以麟士應選不得已至都尚之深相接及至尚之謂子偃曰山藪故多奇士沈麟士黃叔度之流也豈可澄清清濁邪汝師之麟士嘗苦無書因游都下歷觀四部畢乃歎曰古人亦何人哉少時稱疾歸鄉不與人物通養

孤兄子義著鄉曲或勸之仕答曰魚縣獸檻天下一契

聖人玄悟所以每履吉先吾誠未能景行坐忘何爲不

希企日損乃作玄散賦以絕世太守孔山士辟不應宗

人徐州刺史曇慶侍中懷文左率勃來候之麟士未嘗

答也隱居餘干吳差山講經教授從學士數十百人各

營屋宇依止其側時爲之語曰差山中有賢士開門教

授居成市麟士重陸機連珠每爲諸生講之征北張永

爲吳興請麟士入郡麟士聞郡後堂有好山水即戴安

道游吳興因古墓爲山池也欲一觀之乃住停數月永
欲請爲功曹麟士曰明府德履冲素留心山谷是以被
褐負杖忘其疲病必欲飾混沌以蛾眉冠越客於文冕
走雖不敏請附高節有蹈東海死耳不忍受此黥劓永
乃止昇明末太守王奐永明中中書郎沈約並表薦之
徵皆不就乃與約書曰名者實之賓本所不庶中央無
心空勤南北爲惠反凶將在於斯麟士無所營求以篤
學爲務恒憑素几鼓素琴不爲新聲負薪汲水并日而

食守操終老讀書不倦遭火燒書數千卷年過八十耳目猶聰明以火故抄寫燈下細書復成二三千卷滿數十篋時人以爲養身靜嘿所致製黑蝶賦以寄意著周易兩繫莊子內篇訓註易經禮記春秋尚書論語孝經喪服老子要畧數十卷梁天監元年與何點同徵又不就二年卒於家年八十五以楊王孫皇甫謐深達生死而終禮矯俗乃自爲終制遺令氣絕剔被取三幅布以覆屍及斂仍移布於屍下以爲斂服反被左右兩際以

周上不復製覆被不須沐浴含珠以米衾衫先着禪凡
二服上加單衣幅巾履枕棺中唯此依士安用孝經既
殯不復立靈座四節及祥權鋪席於地以設立酒之奠
人家相承漆棺今不復爾亦不須旒成服後即葬作冢
令小後祔更作小冢於濱合葬非古也冢不須聚土成
墳使上與地平王祥終制亦爾葬不須輜車靈舫魁頭
也不得朝夕下食祭奠之法至于葬唯清水一孟子葬
奉而行之州鄉皆稱歎焉

阮孝緒字士宗陳留尉氏人也父彥之宋太尉從事中郎以清幹流譽孝緒七歲出繼從伯盾之盾之母周氏卒遺財百餘萬應歸孝緒孝緒一無所納盡以歸盾之姊瑯琊王晏之母聞者咸歎異之乳人憐其傳重辛苦輒竊玉羊金獸等物與之孝緒見而駭愕啓彥之送還王氏幼至孝性沉靜雖與童兒遊戲恒以穿池築山爲樂年十三徧通五經十五冠而見其父彥之彥之誠曰三加彌尊人倫之始宜思自勗以庇爾躬答曰願迹松

子於瀛海追許由於穹谷庶保促生以免塵累自是屏
居一室非定省未嘗出戶家人莫見其面親友因呼爲
居士年十六父喪不服緇纊雖蔬菜有味亦吐之外兄
王晏貴顯屢至其門孝緒度之必至顛覆聞其笳管穿
籬逃匿不與相見曾食醬美問之云是王家所得便吐
餐覆醬及晏誅親戚咸爲之懼孝緒曰親而不黨何坐
之及竟獲免梁武起兵圍建鄴家貧無以爨僮妾竊隣
人墓樵以繼火孝緒知之乃不食更令撤屋而炊所居

以一鹿牀爲精舍以樹環繞天監初御史中丞任昉尋其兄履之欲造而不敢望而歎曰其室雖邇其人甚遠其爲名流所欽尚如此自是欽慕風譽者莫不懷刺斂衽望塵而息殷芸欲贈以詩昉曰趣舍既異何必相干芸乃止唯與比部郎裴子野交子野薦之尚書徐勉言其年十餘歲隨父爲湘州行事不書官紙以成親之清白論其志行粗類管幼安以采章如似皇甫謐天監十二年詔公卿舉士祕書監傅照上疏薦之與吳郡范元

琰俱徵並不到陳郡袁峻謂曰往者天地閉賢人隱今
世路已清而子猶遁可乎答曰昔周德雖興夷齊不厭
薇蕨漢道方盛黃綺無悶山林爲仁由已何關人世况
僕非往賢之類邪初謝朏及伏暉應徵天子以爲隱者
苟立虛名以要顯譽故孝緒與何胤並得遂其高志後
於鍾山聽講母王氏忽有疾兄弟欲召之母曰孝緒至
性冥通必當自到果心驚而反隣里嗟異之合藥須得
生人葠舊傳鍾山所出孝緒躬歷幽險累日不逢忽見

一鹿前行孝緒感而隨後至一所遂滅就視果獲此草
母得服之遂愈時皆言其孝感所致有善筮者張有道
曰見子隱迹而心難明自非考之龜著無以驗也及布
卦既揲五爻曰此將爲咸應感之法非嘉遁之兆孝緒
曰安知後爻不爲上九果成遁卦有道歎曰此所謂肥
遁無不利象實應德心迹并也孝緒曰雖獲遁卦而上
九爻不發升遐之道便當高謝許生乃著高隱傳上自
炎皇終于天監末斟酌分爲三品言行超逸名氏弗傳

爲上篇始終不耗姓名可錄爲中篇挂冠人世栖心塵
表爲下篇湘東王著忠臣傳集釋氏碑銘丹陽尹錄研
神記竝先簡孝緒而後施行南平元襄王聞其名致書
要之不赴曰非志驕富貴但性畏廟堂若使麈麈可驟
何以異夫驥驟初建武末青溪宮東門無故自崩大風
拔東宮門外楊樹或以問孝緒孝緒曰青溪皇家舊宅
齊爲木行東爲木位今東門自壞木其衰矣武帝禁畜
讖緯孝緒兼有其書或勸藏之答曰昔劉德重淮南祕

要適爲更生之禍杜瓊所謂不如不知此言美矣客有求之答曰己所不欲豈可嫁禍於人乃焚之鄱陽忠烈王妃孝緒姊也王嘗命駕欲就之游孝緒鑿垣而逃卒不肯見王悵然歎息王諸子篤渭陽之情歲時之貢無所受納未嘗相見竟不之識或問其故孝緒曰我本素賤不應爲王侯姻戚邂逅所逢豈關始願劉敞曾以米饋之孝緒不納敞亦棄之末年以蔬食斷酒其恒供養石像先有損壞心欲補之罄心敬禮經一夜忽然完復

衆竝異之大同二年正月孝緒自筮卦吾壽與劉著作
同年及劉杳卒孝緒曰劉侯逝矣吾其幾何其年十月
卒年五十八梁簡文在東宮隆恩厚贈子恕等述先志
不受顧協以爲恩異常均議令恭受門徒追論德行諡
曰文貞處士所著七錄削繁等一百八十一卷並行於
世初孝緒所撰高隱傳中篇所載一百三十七人劉敞
劉訐覽其書曰昔嵇康所贊缺一自擬今四十之數將
待吾等成邪對曰所謂荀君雖少後事當付鍾君若素

車白馬之日輒獲麟於二子敵訐果卒乃益二傳及孝緒亡訐兄絜錄其所遺行次篇末成絕筆之意云

南嶽鄧先生名郁荊州建平人也少而不仕隱居衡山極峻之嶺立小板屋兩間足不下山斷穀三十餘載唯以澗水服雲母屑日夜誦大洞經梁武帝敬信殊篤爲帝合丹帝不敢服起五嶽樓貯之供養道家吉日躬往禮拜白日神仙魏夫人忽來臨降乘雲而至從少嫗三十並著絳紫羅繡袿襪年皆可十七八許色艷桃李質

勝瓊瑤言語良久謂郁曰君有仙分所以故來尋當相
候至天監十四年忽見二青鳥悉如鶴大鼓翼鳴舞移
晷方去謂弟子等曰求之甚勞得之甚逸近青鳥既來
期會至矣少日無病而終山內唯聞香氣世未嘗有武
帝後令周捨爲鄧玄傳具序其事

陶弘景字通明丹陽秣陵人也祖隆王府參軍父貞孝
昌令初弘景母郝氏夢兩天人手執香鑪來至其所已
而有娠以宋孝建三年丙申歲夏至日生幼有異操年

四五歲恒以荻爲筆畫灰中學書至十歲得葛洪神仙傳晝夜研尋便有養生之志謂人曰仰青雲覩白日不覺爲遠矣父爲妾所害弘景終身不娶及長身長七尺七寸神儀明秀朗目疎矐細形長額聳耳耳孔各有十餘毛出外二寸許右膝有數十黑子作七星文讀書萬餘卷一事不知以爲深恥善琴碁工草隸未弱冠齊高帝作相引爲諸王侍讀除奉朝請雖在朱門閉影不交外物唯以披閱爲務朝儀故事多所取焉家貧求宰縣

不遂永明十年脫朝服挂神虎門上表辭祿詔許之賜
以束帛敕所在月給伏苓五斤白蜜二升以供服餌及
發公卿祖之征虜亭供帳甚盛車馬填咽咸云宋齊以
來未有斯事於是止于句容之句曲山恒曰此山下是
第八洞宮名金陵華陽之天周回一百五十里昔漢有
咸陽三茅君得道來掌此山故謂之茅山乃中山立館
自號華陽陶隱居人間書札即以隱居代名始從東陽
孫游嶽受符圖經法徧歷名山尋訪仙藥身既輕捷性

愛山水每經澗谷必坐臥其間吟詠盤桓不能已已謂
門人曰吾見朱門廣廈雖識其華樂而無欲往之心望
高巖瞰大澤知此難立止自恒欲就之且永明中求祿
得輒差舛若不爾豈得爲今日之事豈唯身有仙相亦
緣勢使之然沈約爲東陽郡守高其志節累書要之不
至弘景爲人員通謙謹出處冥會心如明鏡遇物便了
言無煩舛有亦隨覺永元初更築三層樓弘景處其上
弟子居其中賓客至其下與物遂絕唯一家僮得至其

所本便馬善射晚皆不爲唯聽吹笙而已特愛松風庭
院皆植松每聞其響欣然爲樂有時獨游泉石望見者
以爲仙人性好著述尚奇異顧惜光景老而彌篤尤明
陰陽五行風角星算山川地理方圓產物鑿術本草帝
代年歷以算推知漢熹平三年丁丑冬至加時在日中
而天實以乙亥冬至加時在夜半凡差三十八刻是漢
歷後天二日十二刻也又以歷代皆取其先妣母后配
饗地祇以爲神理宜然碩學通儒咸所不悟又常造渾

天象高三尺許地居中央天轉而地不動以機動之悉與天相會云修道所須非止史官用是深慕張良爲人云古賢無比齊末爲歌曰水丑木爲梁字及梁武兵至新林遣弟子戴猛之假道奉表及聞議禪代弘景援引圖讖數處皆成梁字令弟子進之武帝既早與之游及即位後恩禮愈篤書問不絕冠蓋相望弘景既得神符祕訣以爲神丹可成而苦無藥物帝給黃金朱砂曾青雄黃等後合飛丹色如霜雪服之體輕及帝服飛丹有

驗益敬重之每得其書燒香虔受帝使造年歷至己巳歲而加朱點實太清三年也帝手敕招之錫以鹿皮巾後屢加禮聘並不出唯畫作兩牛一牛散放水草之間一牛著金籠頭有人執繩以杖驅之武帝笑曰此人無所不作欲數曳尾之龜豈有可致之理國家每有吉凶征討大事無不前以諮詢月中常有數信時人謂爲山中宰相二宮及公王貴要參候相繼贈遺未嘗脫時多不納受縱留者即作功德天監四年移居積金東澗弘

景辟穀導引之法自隱處四十許年年逾八十而有壯容仙書云眼方者壽千歲弘景末年一眼有時而方會夢佛授其菩提記云名爲勝力菩薩乃詣鄆縣阿育王塔自誓受五大戒後簡文臨南徐州欽其風素召至後堂以葛巾進見與談論數日而去簡文甚敬異之天監中獻丹於武帝中大通初又獻二丹其一名善勝一名成勝並爲佳寶無疾自知應逝逆剋亡日仍爲告逝詩大同二年卒時年八十五顏色不變屈申如常香氣累

日氤氳滿山遺令既沒不須沐浴不須施牀止兩重席
於地因所著舊衣上加生緘裙及臂衣鞋冠巾法服左
肘錄鈴右肘藥鈴佩符絡左腋下繞腰穿環結於前釵
符於髻上通以大袈裟覆衾蒙首足明器有車馬道人
道士並在門中道人左道士右百日内夜常然燈旦常
香火弟子遵而行之詔贈太中大夫諡曰貞白先生弘
景妙解術數逆知梁祚覆沒預制詩云夷甫任散誕平
叔坐論空豈悟昭陽殿遂作單于宮詩祕在篋裏化後

門人方稍出之大同末人士競談玄理不習武事後侯
景纂果在昭陽殿初弘景母夢青龍無尾自己升天弘
景果不妻無子從兄以子松喬嗣所著學苑百卷孝經
論語集注帝代年歷本草集注効驗方肘後百一方古
今州郡記圖像集要及玉匱記七曜新舊術疏占候合
丹法式共祕密不傳及撰而未訖又十部唯弟子得之
時有沙門釋寶誌者不知何許人有於宋太始中見之
出入鍾山往來都邑年已五六十矣齊宋之交稍顯靈

跡被髮徒跣語嘿不倫或被錦袍飲啖同於凡俗恒以鏡銅剪刀鑷屬挂杖負之而趨或徵索酒肴或累日不食預言未兆識他心智一日中分身易所遠近驚赴所居嚶啞齊武帝忿其惑衆收付建康獄旦日咸見游行市里既而檢校猶在獄中其夜又語獄吏門外有兩輿食金鉢盛飯汝可取之果是文惠太子及竟陵王子良所供養縣令呂文顯以啓武帝帝乃迎入華林園少時忽重著三布帽亦不知於何得之俄而武帝崩文惠太

子豫章文獻王相繼薨齊亦於此季矣靈味寺沙門釋
寶亮欲以納被遺之未及有言寶誌忽來牽被而去蔡
仲熊嘗問任何所至了自不答直解杖頭左索繩擲與
之莫之解仲熊至尚書左丞方知言驗永明中住東宮
後堂從平旦門中出入末年忽云門上血污衣褰裳走
過至鬱林見害果以犢車載屍出自此門舍故閹人徐
龍駒宅而帝頸血流於門限焉梁武帝尤深敬事嘗問
年祚遠近答曰元嘉元嘉帝欣然以爲享祚倍宋文之

年雖剃鬚髮而常冠下裙帽納袍故俗呼爲誌公好爲
識記所謂誌公符是也高麗聞之遣使齎繇帽供養天
監十三年卒將死忽移寺金剛像出置戶外語人云菩
薩當去旬日無疾而終先是琅邪王筠至莊嚴寺寶誌
遇之與交言歡飲至亡敕命筠爲碑蓋先覺也

諸葛璩字幼玫琅邪陽都人也世居京口璩幼事徵士
闕康之博涉經史復師徵士臧榮緒榮緒著晉書稱璩
有發摘之功方之壺遂齊建武初南徐州行事江祀薦

璩於明帝言璩安貧守道悅禮敦詩如其簡退可揚清厲俗請辟爲議曹從事帝許之璩辭不赴陳郡謝朓爲東海太守下教揚其風槩餉穀百斛梁天監中舉秀才不就璩性勤於誨誘後生就學者日至居宅狹陋無以容之太守張友爲起講舍璩處身清正妻子不見喜愠之色旦夕孜孜講誦不輟時人益以此宗之卒於家璩所著文章二十卷門人劉暉集而錄之

劉慧斐字宣文彭城人也父元直淮南太守慧斐少博

學能屬文起家梁安成王法曹行參軍嘗還都途經尋陽游於匡山遇處士張孝秀相得甚歡遂有終焉之志因不仕居東林寺又於山北構園一所號曰離垢園時人仍謂爲離垢先生慧斐尤明釋典工篆隸在山手寫佛經二千餘卷常所誦者百餘卷晝夜行道孜孜不怠遠近欽慕之簡文臨江州遺以几杖論者云自遠法師沒後將二百年始有張劉之盛矣元帝及武陵王等書問不絕大同三年卒慧斐兄慧鏡安成內史初元直居

郡得罪慧鏡歷詣朝士乞哀懇惻甚至遂以孝聞子曇
淨字元光篤行有父風解褐安成王國左常侍父卒於
郡曇淨奔喪不食飲者累日絕而又蘇每哭輒嘔血服
闋因毀成疾會有詔士姓各舉四科曇淨叔父慧斐舉
以應孝行武帝用爲海寧令曇淨又以兄未爲縣因以
讓兄乃除安西行參軍父亡後事母尤淳至身營滄粥
不以委人母疾衣不解帶及母亡水漿不入口者殆一
旬母喪權瘞藥王寺時天寒曇淨身衣單布衣廬於瘞

所晝夜哭臨不絕聲哀感行路未期而卒

范元琰字伯珪一字長玉吳郡錢塘人也祖悅之太學
博士徵不至父靈瑜居父憂以毀卒元琰時童孺哀慕
盡禮親黨異之及長好學博通經史兼精佛義然謙敬
不以所長驕人祖母患癰恒自含吮與人言常恐傷物
居家不出城市雖獨居如對賓客見者莫不改容憚之
家貧唯以園蔬爲業嘗出行見人盜其菘元琰遽退走
母問其故具以實答母問盜者爲誰答曰向所以退畏

其愧恥今啓其名願不泄也於是母子祕之或有涉溝盜其筭者元琰因伐木爲橋以度之自是盜者大慙一鄉無復草竊齊建武初徵爲曹虎平西參軍不至于時始安王遙光爲揚州謂徐孝嗣曰曹虎參軍豈是禮賢之職欲以西曹書佐聘之會遙光敗不果時人以爲恨沛國劉瓛深加器異嘗表稱之天監九年縣令管慧辯上言義行揚州刺史臨川王宏辟命不至卒于家庾詵字彥寶新野人也幼聰警篤學經史百家無不該

綜緯候書射碁算機巧並一時之絕而性託夷簡特愛
林泉十畝之宅山池居半蔬食弊衣不修產業遇火止
出書數篋坐於池上有爲火來者答云唯恐損竹乘舟
從沮中山舍還載米一百五十石有人寄載三十石及
至宅寄載者曰君三十斛我百五十斛詵嘿然不言恣
其取足隣人有被執爲盜見劾妄款詵詵矜之乃以書
質錢二萬令門生詐爲其親代之酬備隣人獲免謝詵
詵曰吾矜天下無辜豈期謝也梁武帝少與詵善及起

兵署爲平西府記室參軍詵不屈平生少所游狎河東柳惲欲與交拒而弗納普通中詔以爲黃門侍郎稱疾不起晚年尤遵釋教宅內立道場環繞禮懺六時不輟誦法華經每日一徧後夜中忽見一道人自稱願公容止甚異呼詵爲上行先生授香而去中大通四年因寢忽驚覺曰願公復來不可久住顏色不變言終而亡年七十八舉室咸聞空中唱上行先生已生彌陀淨域矣武帝聞而下詔諡貞節處士以顯高烈詵所撰帝歷二

十卷易林二十卷續伍端休江陵記一卷晉朝雜事五
卷總抄八十卷行於世子曼倩字世華亦早有令譽元
帝在荊州爲中錄事每出帝常目送之謂劉之遴曰荆
南信多君子後轉諮議參軍所著喪服儀文字體例老
子義疏算經及七曜歷術并所製文章凡九十五卷子
季才有學行承聖中位中書侍郎江陵平隨列入長安
張孝秀字文逸南陽宛人也徙居尋陽曾祖須無祖僧
監父希並別駕從事孝秀長六尺餘白皙美鬚蒼仕州

中從事史遇刺史陳伯之叛孝秀與州中士大夫謀襲
之事覺逃於盆水側有商人寘諸褚中展轉入東林伯
之得其母郭以蠟灌殺之孝秀遣妻妾入匡山修行學
道服闋建安王召爲別駕因去職歸山居于東林寺有
田數十頃部曲數百人率以力田盡供山衆遠近歸慕
赴之如市孝秀性通率不好浮華常冠縠皮巾躡蒲履
手執并閭皮麈尾服寒食散盛冬臥於石上博涉羣書
專精釋典僧有虧戒律者集衆佛前作羯磨而笞之多

能改過善談論工隸書凡諸藝能莫不明習普通三年卒室中皆聞非常香梁簡文甚傷悼焉與劉慧斐書述其貞白云

庾承先字子通潁川鄆陵人也少沉靜有志操是非不涉於言喜愠不形於色人莫能窺也弱歲受學於南陽劉虬強記敏識出於羣輩立經釋典靡不該悉九流七畧咸所精練辟功曹不就乃與道士王僧鎮同游衡岳晚以弟疾還鄉里遂居土臺山梁鄱陽忠烈王在州欽

其風味要與游處令講老子遠近名僧咸來赴集論難
鋒起異端競至承先徐相酬答皆得所未聞忠烈王尤
所欽重中大通三年廬山劉慧斐至荊州承先與之有
舊往從之荆峽學徒因請承先講老子湘東王親命駕
臨聽論議終日留連月餘乃還山王親祖道并贈篇什
隱者美之其年卒刺史厚有贈賻門人黃士龍讓曰先
師平素食不求飽衣不求輕凡有贈遺皆無所受臨終
之日誠約家門薄棺周形巾褐爲斂雖蒙賚及不敢輕

承教旨以違平生之操錢布輒付使反時論高之

馬樞字要理扶風郿人也祖靈慶齊竟陵王錄事參軍
樞數歲而孤爲其姑所養六歲能誦孝經論語老子及
長博極經史尤善佛經及周易老子義梁邵陵王綸爲
南徐州刺史素聞其名引爲學士綸時自講大品經令
樞講維摩老子周易同日發題道俗聽者二千人王欲
極觀優劣乃謂衆曰與馬學士論義必使屈服不得空
立客主於是數家學者各起問端樞乃依次剖判開其

宗旨然後支分派別轉變無窮論者拱默聽受而已綸甚嘉之尋遇侯景之亂綸舉兵援臺乃留書二萬卷付樞樞肆志尋覽殆將周遍乃喟然歎曰吾聞貴爵位者以巢由爲桎梏愛山林者以伊呂爲管庫東名實則芻芥柱下之言翫清虛則糠粃席上之說稽之篤論亦各從其好也比求志之士望塗而息豈天之不惠高尚何山林之無聞甚乎乃隱于茅山有終焉之志陳天嘉元年文帝徵爲度支尚書辭不應命時樞親故並居京口

每秋冬之際時往游焉及鄱陽王爲南徐州刺史欽其
高尚鄙不能致乃卑辭厚意令使邀之樞固辭以疾門
人勸請不得已乃行王別築室以處之樞惡其崇麗乃
於竹林間自營茅茨而居每以王公餽餉辭不獲已者
率十分受一樞少屬亂離凡所居處盜賊不入依託者
常數百家目精洞黃能視閻中物有白鷄一雙巢其庭
樹馴狎欄廡時至几案春來秋去幾三十年太建十三
年卒撰道覺論行于世

論曰夫獨往之人皆稟偏介之性不能摧志屈道借譽
期通若使夫遇見信之主逢時來之運豈其放情江海
取逸丘樊不得已而然故也且巖壑閑遠水石清華雖
復崇門八襲高城萬雉莫不蓄壤開泉髣髴林澤故知
松山桂渚非止素玩碧澗清潭翻成麗矚挂冕東都夫
何難之有

南史卷七十六

南史卷七十六考證

臧榮緒傳自號披褐先生○披監本訛彼今改正

吳苞傳臘燭一挺○臘應作蠟今各本俱同仍之

沈麟士傳走雖不敏請附高卿有蹈東海死耳○卿一

本作節

昇明末太守王奐永明中中書郎沈約並表薦之○並
監本訛呈今改从南本

陶弘景傳梁武帝尤深敬事問年祚遠近○祚南本作

數今从監本

卷七十六

南史卷七十六考證

南史卷七十六考證

臧榮緒傳自號披褐先生○披監本訛彼今改正

吳苞傳臘燭一挺○臘應作蠟今各本俱同仍之

沈麟士傳走雖不敏請附高卿有蹈東海死耳○卿一

本作節

昇明末太守王奐永明中中書郎沈約並表薦之○並
監本訛呈今改从南本

陶弘景傳梁武帝尤深敬事問年祚遠近○祚南本作

數今从監本

南史卷七十六考證